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
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
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王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
己以安人脩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
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顧平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聖人
同乎
人而
無我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濶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

助寡則親戚畔之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達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四
天
四
婦
非
天
之
聰
明
不
成
其
為
人
聖
人
天
聰
明
之
盡
者
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聖人聰明之
大人
天
理
而
物

金和
玉節

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聞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七人
制法
興王
之道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千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土有坐
以待旦四字

廣瑞節曰千與迂
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旣已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已不敢不聽

文王多助
於四友
之臣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順帝則而天下自歸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廣端節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爲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柰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額史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
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
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

仲尼
德進
之盛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
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以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疵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
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
夢寐
不忘
為東
周之
意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開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莊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予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反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顏子
與聖
者同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逐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

聖人
合內
外而
成仁

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孟
潛見
不同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金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三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德主天下之善
善原天下之善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宋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大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及為文減是退讓博節收歛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著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象生法必效
君子重夫剛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有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恆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

也皆迷謬不恩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
行法
爲賢

克己行法爲賢樂已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
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
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
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
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

君子
公物
利於
治

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
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
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
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
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
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
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六爻
三極
之道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虧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者龜

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
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
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黃父母萬物

豕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太人
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化矣天德位矣成
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元
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
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
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
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
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
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
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
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
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

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仲尼猶天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本作止字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莖竹爲萁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并深而不食強施行悞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直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又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功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之大武武王及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

冠者

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

十三舞焉

與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然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稽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離吾身豈非進修欲及時邪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紛紜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棠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周公感人心於和平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于小子其新逆

九罍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倚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蔡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陳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棠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刪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鯢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

已先正下必天

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

賢者先得之於跡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詛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咸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玉禘篇第十六

禮不玉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一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玉而言爾

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
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
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
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禴禘禘禘禘禘禘禘
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
禘如天禘一禘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
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
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
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集二家皆非是
往世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
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
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
子大祭也祭始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後如
祖配之以祭此一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祫有
大祫時祫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
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
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氏分祧毀為二非也王制
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祫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
以見數是已夫子值禘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
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禘禘禘禘禘禘禘
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
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禘禴秋之嘗禘
冬之烝禘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值焉或
一祫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此釋王
制說也○禴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主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以

為親之極甚者 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故又發此文 此以服言不以祭
與禘故也 言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
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見命曰子問註

謂禘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
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故也庶子不
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
禘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
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
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
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禘祭之會
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
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亦然
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
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三祧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上七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昭子為穆係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其制皆在中後以音室詳昭故學音改昭為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孫毓義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

守桃曰宗亦曰桃亦曰世室周禮有守桃之官鄭氏曰遠廟為桃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桃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主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

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會祖遷于昭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附于昭之近廟而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主祭者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投則附于穆之近廟而遷遷其上故此凡

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諸侯則無二宗大夫

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

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

后稷為大祖不宿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

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

之昭也號仲虺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麟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

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二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

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廣端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

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

同之為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

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筵

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祊伯更反詞作貢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大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

不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

也

采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曾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
同諸侯以字為諡切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為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為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杜預
點諸侯以字為
句亦是強解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繡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廣瑞麟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舍氣有象否
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

聖人不專以聞見為心

有無一內外合同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

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在天在人其究一也

惟屈伸動靜終

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通萬物而謂之道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爲安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菟
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
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興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諛
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儒者
因明
致誠
天人
合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途
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五

道則
無體
而無
累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達路之問而不
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
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鬼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爻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矻首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荷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親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崇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謹謹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夫兩字因作獨子與西鋒對看○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矣河冰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猶多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錄錄而較之至於鉤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端簡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據東萊呂氏云如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王峯胡氏所撰云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